

我曾問我的老師如何推進自己的創作，她說你愈覺得恐怖，愈不願意做的事情，便去做或處理吧。在香港成長，有甚麼是叫人感到恐懼呢？

記得我以前住在屋村，回家一定要經過一個幽暗的角落。每次晚上回家，一到那角落，我便提心吊膽，頻頻回轉頭看有沒有人跟著。之前要做好一切預備工夫，袋中常備一把十字小刀，落車時若剛巧有小販賣滾熱糖水，便外買一碗，預備若有人襲擊，便淋過去，沒事便自己吃，是非常好／好味的保護工具。將到那角落時便觀察四周有甚麼垃圾，地拖棍、榴蓮皮等都是很好的武器。若在路上有男人跟在後頭，便用眼瞪著他，看著他先走，遊一遊花園才回家。到那幽暗的角落，便一個箭步跑回家。那時候晚晚上演希治閣，唉！為何要這樣子？還有怕懷孕、怕肥，我部分創作便是處理諸如此類的恐懼。這樣的靈感來源應該是甚麼主義？恐懼主義？藝術治療？解構主義？

許多人說我的作品是女性主義的。我不諱言當我去思考成長的經驗、性別身份時，看了不少女性主義的書籍，有關學者在分析兩性關係、社會結構、權力關係時，深具啟發性，我的作品無可避免受這方面的思想影響。

但我有點抗拒做女性主義的插圖作品，這類東西大都傾向說教、沉悶、詮釋方向單一，硬銷，很難做得好，所以在創作時，我會忘記甚麼主義，選擇一樣自己有感覺的東西來轉化，用 **brainstorm** 的方法去問自己看著這些東西會聯想起甚麼，把它們放在一起，做一些實驗去改變形狀，然後修修改改去完成創作。所以我的創作大都依賴直覺和潛意識，可說是參考了超現實主義的做法，例如近期我從思考月經想到女性性器官，若人的性器官像某些昆蟲那樣生在臉上，沒遮沒掩，那麼人們的性觀念又會是怎樣的？我又想，許多男士對女性性徵那樣趨之若鶩，若有一個只有性器官的女人出現，那又有甚麼情況發生？重新認識身體，是許多身體藝術家和女性藝術家的做法。我不抗拒觀眾用一些已有的學說去解讀我的作品，但若以為我的作品為了演譯某些主義便是一場誤會。

這些誤會時有發生，例如有說月經、性已不是禁忌，挑戰這些課題是多餘的；有說你做女性主義的東西已過時，現在流行談後人類(Posthuman)；有說你的作品太溫和，不能衝擊父權社會。

我有時想若我的作品像他們所說的那樣，那便不是我的作品了。我也希望社會不覺性、身體是禁忌，能抱開放的態度，大家可以暢所欲言的述說個人感受，而我只是許多說話人的其中一份子而已。